

開放文學－風花雪月－續紅樓夢新編  
第二十九回 以道事君敢言晉職 遇禮而止解組歸農

話說賈政年逾九旬，正欲具疏乞休。忽聞升了禮部尚書，又觸著賈雨村當日偈言。心中付了一付，便問林之孝道：「此旨何處傳來？」林之孝答道：「軍機處的信，才送到內閣，報喜的人也就跟來，在門外尚未開發。小的出去，就打發他們哩。」賈政點點頭說：「好。」林之孝就退出門去。

賈政回到上房，王夫人先替道喜。賈蘭帶著眾家人磕了頭。

李紈、寶釵等帶著僕婦丫環們，也行過禮。賈政、王夫人老夫妻甚悅。同到東府宗祠磕了頭，東府尤氏帶著媳婦，也過來道喜。

賴管家領著家人僕婦，在階上剛要磕頭。賈政著賈蘭吩咐免了。

周侯、薛宅早就來賀。各親友無不送禮致慶。忙了有半個多月，才一一酬謝完了。

賈政次日入朝謝恩，即蒙召見。回家後述出面聖之事，方知這聖恩非無因而至的。那年賈政自山東辦賑而回，聖上便把他名用紙御書，貼在無逸屏上。近因黃河累歲遷徙無常，各大臣條議具奏。賈政此時雖不在戶工二部，然管過工部。

素聞賈環書來，備言利弊。現許各大臣自杼己見，遂據實條陳一折。大意以「水性赴下，而黃河之性更猛，挾沙石以俱流。而河南地勢平行，又係沙岸，最易衝決。僅資堵御，辦料集夫，各處州縣受其擾害，往往積日累月，將次合龍，費無限工力，耗不貲錢糧。一經潰決，皆歸烏有。又復攤派通省，遂為河南一大害。

臣嘗以千古善治水者，莫如神禹，尚棄數百里，分為九河，以殺其勢，而不與水爭利。何況此日之知能萬不及一。徒藉捍策，暫保片時，而不為經久之策。此河患之所以歲無息也。當查此日河勢所趨，是否就下，順厥性而導之，使東漸歸於海，不擾通省之民，亦不塞難盈之壑。庶一舉而永受其逸矣。」疏入，聖上大以為是。便觸起書名在無逸屏上的舊事。恰值禮部尚書出缺，遂有此旨。

賈政到了任，約有兩月，猛然想起賈雨村偈言來。取出一看，第二句寫的「遇禮而止。」因念「天道日午則昃，月滿必虧。盛衰起伏，相尋不已。自家官極一品，子孫鼎蔚，不趁此時退居林石，留餘地步以予後人，更有何疑？」主意定了，便與王夫人說知，王夫人亦深以為然。便不候賈璉及出差賈茂，那日進朝，於皇上召見時，便將自己年紀過衰，不能辦事，若戀棧不肯辭位，恐貽誤國事，則罪有所歸，轉不能沐皇上養天恩了。皇上優詔相留，未經許可。回府後，重行具疏入奏，懇請解職。

一連三次，皇上見其意誠、且憐其年歲實在衰邁，准令致仕。將那世職就給賈蘭承襲。所遺禮部尚書員缺，即著賈茂升補。賈政磕頭，面謝了聖恩。又賞了許多引年的食用等物，及過頭鳩杖一根，准其在朝而杖，仿古制九十杖朝之義；加銜太子太保，以寵榮之，洵異典也。外賞上用大緞四端，大荷包二對，小荷包四對，珊瑚念頭寶石背雲迦楠數珠一盤，錦匣盛著。賈政又在午門謝了恩，遞過職名在鴻臚寺，才坐轎回府。

周侯在書房中久候，賈政轎到，林之孝先即稟知。賈政便進書房來。周侯一見，連稱「大喜！吾兄大人如此舉動，全始全終，求之古人，亦不多得。小弟一早聞此信，心中替兄鬆快。專此候駕一談。弟亦早晚陳情，與吾兄結一香山會，以繼樂天之步。未知兄翁大人可容此俗客否？」賈政道：「弟因年逾大耋，恐誤國是，遂有此舉。兄齒尚健，且居散職，未兼部務，以見為藏，何所不可？」周侯爺道：「兄論甚是。但人各有志，也難執一耳。」賈政便叫擺酒，與周侯爺吃了飯，才辭去。

賈政回到上房歇了，一夜心無罣礙。直至紅日三竿，方起來梳洗。把賈蘭叫來，凡一切外頭照應，皆著賈蘭支付。非有要事，不必稟知。遂與王夫人商酌：將大觀園靠西北面，離自家住的房子僅隔一棟房，只三間地面拆去，換個花園門，便可與稻香村相近。因把杏簾在望一帶地界，皆用竹籬圍成一所，點綴三兩處茅草亭子，有棕葉的，也有鬆溜皮的，頗涉野趣，不染纖毫俗塵。約有個月，工已告竣。中間小橋曲水，片石假山，無限樹竹，皆是向來有的。賈政以為怡老之地，甚是欣然。

暑退秋來，忽報閔大人來拜。賈蘭將帖子拿給賈政一看，上寫著：「年家眷晚生閔鵬騫拜。」賈蘭稟道：「閔師爺於四月升了工部右侍郎，今才到京。從朝上就來拜老爺的，會也不會？」賈政說：「豈有不會的理？」換了衣服，就到書房來。閔師爺迎出門，先作了一揖，說道：「老先生步履如常，精神照舊。為何便退居林下，豈不使朝廷少一輔弼？」賈政也還了一禮，道：「這頂紗帽有何窮期？古者七十致仕。以九十餘歲一白叟，猶列朝班，豈不顧而自笑？先生尚覺弟致仕之疏以為早嗎？」

二人說著話，走進書房。行了禮坐下，連輝端上茶來，喝過。閔侍郎道：「非論早晚，因見老先生健壯猶昔，晚生喜而出此言。為出為處，原無二致。這有什麼著色相哩？」賈政道：「先生屏藩吳下，何時榮補冬官？弟真可謂退居吠畝，竟不知有此信。尊東一到，小孫才為言及，多少缺禮處，先生統望包容。不識此日貴第可仍在舊處否？以便弟親往一敘，用志舊雨。」閔侍郎道：「晚生仍寓舊舍，離此不遠，最易盤桓。但晚生樗散餘才，外任已不能勝，補此內職，經管工料，恐更稽察難周。望老先生朝夕訓之，得免覆餗，便是晚生之幸。」賈政道：「先生何過謙乃爾！此地非說話處所，可到我新創一所閒坐地方逛一逛，何如？」閔侍郎道：「可好。」七十四兒引著，二人攜著手，就曲曲折折，走入稻香村來。

大觀園是閔侍郎熟境，那知一轉竹橋，將到杏簾在望，迥非昔比：一帶茅茨草舍，別有山林風味。一步一折，隨步移形，幾不知在城市。此時秋光滿目，刈稻剝棗，陸續不絕。把個閔侍郎一片名心，渙然冰釋。通身鬆快，足不知倦。

來到稻香村，也不是舊日規模。出簷灰棚十數間，並無青磚碧瓦，畫棟雕楹。

然高敞爽塏，爐煙茶沸。真是別有天地。閔侍郎道：「老先生福人，生享如此福地。晚生何福，而得到此？這就是托老先生之福了。」賈政說：「先生過譽處，弟何敢當？」吩咐看茶。這個茶是賈政自飲的頂高龍井，一旗一槍，實係火前。

七十四用小茶蓋碗沏了，同連輝端上。閔侍郎道：「晚生品茶多矣，初未嘗得此仙味。滿碗松花，未足道也。」賈政道：「此是龍井火前，較兩前尤細。水過熟則味遜矣。先生可謂得茶中三昧。」便叫備飯，說：「閔大人不是外客，就是尋常菜亦可待得。」七十四答應去了。

閔侍郎道：「晚生下朝，並未回家，實在餓了。老先生賞飯，晚生願領，只求簡而速，則善甚矣。」賈政道：「山肴野蔌，原無異品。先生要豐也不能夠。」

說著，大家一笑。剛端出酒杯小菜來，只見賈蘭又回稟道：「孫兒丈人聞老爺要會一會，孫兒來此請命。」聞嘉謨連年升了左副憲，與賈政時常會的。閔侍郎一聞此言，便道：「這個豈有因晚生在此，不會至親之理？」便向連輝道：「連管家可去快請。」賈政道：「也好。」就叫賈蘭去邀，便陪到稻香村來。

不多時，聞副憲進來。賈政同閔侍郎接出相見，彼此問候。

就回到屋內，坐下喝了茶。賈政就吩咐看酒，聞副憲道：「到此就擾，有此等不速之客麼？」賈政道：「只恐不堪適口耳。如不嫌此菜根氣，便日日過舍，以消閒晷。何如？惟恐國家有大議，非二公鴻才，誰敢專決。這是因私誤公了。」

閔侍郎道：「老先生言及此，真令人俗不可醫矣。」聞副憲道：「別管他，且敬一鍾再議。誰許做此皮裡陽秋之論。」賈政也只得笑了。

遜過座，三人就促膝而飲。頭碗菜是碗炒蕨，味微苦而趣甚清。閔侍郎道：「老先生連用的食物純乎高尚了！」第二碗雜素，是聞副憲最喜的，連吃了幾箸，贊道：「妙絕！」賈政道：「菜非珍錯，僅致剪韭獻芹的微意罷了。諸位兄翁勿哂。」後來上尾鮮魚，一盤果鴨，做法皆與往日不同。

賈政三位知己相對。話到深處，賈政因自述道：「弟承先人餘蔭，得蒙主眷。」

少廁賢書，壯登仕版。經籍雖未研求，然居心待世，事事矜持。後來側名卿貳，委任封疆，彌復謹慎。恐蹈愆尤，以負國恩而隳宗緒。今已九十二矣，才獲致仕歸農。可保終身無憾。嗣乃鼓腹康衢，與擊壤之野人同歌化日，已自欣然。況逢二三知我，樽酒縱談於片石孤松之下；轉想半世塵勞，真如戲劇。綠野、蒼英，古人不我欺也。「閔侍郎、閔副憲二人聽了，同聲說道：」「盛德高風，洵堪千古。

弟輩得附香山之末座，則幸甚。「

後又端了碗南瓜上來，聞副憲心中自道：「此物索然無味。既端來，自有別緻。」因舉箸嘗了一嘗，便大贊道：「好極！閔先生，你快來吃。」遂聞副憲便吃了數口，說道：「果然好。」又上了碗蝦米白菜，更自潔淨得味。閔侍郎便問南瓜做法，七十四把廚子尤瑛叫來，才知是雞鴨豬肉，各樣切碎，加上作料，挖空南瓜，用錫鉗蓋嚴，炭火煨熟，除去肉餡，單盛南瓜，所以味美而不見其跡。

聞、閔二大人甚喜，賞了廚子四兩銀子，不過取賈政一樂的意思。此是宦派，毋謂其真愛食南瓜也。不多時，二位吃過飯，嗽了口，又烹一壺好茶喝了。天已將晚，才辭回去。

賈政逐日吩咐熟習農事的老佃，預備諸樣農器，明春在稻香村的閒田上耕種，修個菜園，灌園自娛。

冬初，賈璉、賈蓉到家，見賈政、王夫人，磕了頭請安。將安葬的事細稟一遍，並填上添蓋許多房，治好些地，及沿途的應稟事件，備悉說了。賈政便將自己年邁請休，蒙恩准令致仕的話也說了一遍。賈璉說：「老爺年紀雖屆杖朝，而精神康健，得以優游林下，姪兒輩曷勝欣慰。」正說著，薛蟠、薛蝌同來請安道謝。

賈政便叫請進上房，同王夫人一齊見了禮，再三謝沿途的照拂。

王夫人又問薛姨媽安厝的事情，落幾點眼淚。說了回話，薛蟠兄弟到寶釵房內坐了坐，賈政留住，叫賈璉陪吃了飯，才教回去。

賈蓉自回東府。

這科武會試，全哥兒鄉試時改名元煜，中了會魁。殿試技藝出眾，策對鞅群，就中了武狀元。報到周府，喜的個周侯只是哈哈大笑。賀客盈門。榮府的外甥，薛宅的女婿，皆貼著報單，厚給了賞錢。大家歡喜。這報子連夜趕到浙閩制軍轅門來報喜，周廷掄大悅，重賞報子。探春知兒子中武狀元，心中甚喜。周制台連忙寫折謝恩，周侯爺早已面聖謝了。周元煜欽點頭等侍衛，聖眷著實加優，便就在京供職。

臘盡春回，土膏將動，烏莊頭歲底交差。賈政教他二月間將善種地的人著一兩個來京，是賈政親口吩咐，莊頭敢不留意？正月月底，就送了兩個人來。一個叫劉必顯，一個叫葉子富。約四十上下年紀，林之孝稟了賈璉轉稟，賈政那日正在稻香村內看閱農器，聽見甚喜，就叫帶他二人進來。林之孝把他領人，替賈政磕頭。賈政問了姓名，便將階下農器指著問他，並問其如何使用。

那二人一一指說，賈政未能驟解。適值賈蘭在側，說道：「他二人只能用此器而不能舉其名，且鄉下人的稱謂亦多於古語不合。老爺若問其名而考所用，有毗陵陳椒峰先生所著《農具記》，最為詳博。孫兒查出，與老爺一看，便明晰了。」

賈政甚喜，就叫：「你取來我看。」上寫道：《農具記》：農之為具不一；而負牛之具曰犁。犁，利也，利發土絕草根也。

《山海經》曰：后稷之孫叔均，始教牛耕。陸龜蒙《耒耜經》云：耒耜通謂之犁，即《易》所謂斲木為耜，揉木為耒也。其制有冶金而為之者，曰犁鑿，曰犁壁。斲木而為之者，曰底，曰壓鑿，曰箭，曰轅，曰梢，曰犁，曰建，白犢。如是，而犁之事畢。

服牛之具曰軛。驅牛之具曰鞭。衣牛之具曰衣。牛於牧養中毛最疏，畏寒，每冬月編織冗麻衣之，如短褐。漢王章嘗臥牛衣中，晉劉寔口誦手繩，賣牛衣自給。牛衣之制，最近古也。如是而牛之事畢。

耕田之器則有若耜，以耘也。有若耨，師古曰：耨也。有若鋒，古農法雲：鋒地宜深，鋒苗宜淺。有若搭，農家不盡有牛耕，嘗數家為朋，工力相易，日可闢地數畝，以其齒剛士，如相答，故名。有若田蕩，均泥之器，插秧用也。有若長鑿，後偃而曲，上橫木如拐，兩手按之以起撥，杜少陵歌長鑿者是也。有若錢，《詩》曰：「序乃錢鎛」，錢與鑿同體而異名也。有若鎛，《詩》又曰：「其鎛斯趙，以耨荼蓼。」鎛，迫也，迫去地草也。《考工記》凡器皆有國工，獨無鎛。非無鎛也，夫人而能為鎛，不必國工也。有若耨，制與鎛略同。有若耨鋤，賈誼雲：秦人借父耨鋤是也，制又與耨略同。

如是而耕之事畢。

灌田之器，則有若桶，箍木為之，糞其田也。有若杓，亦箍木如盂，置之柄首，佐桶為用也。有若瓦竇，置塘堰中，致水使出亦使人也。有若筐，有若籃，郭璞雲：一器也。所以實灰土，使肥田也。如是而灌之事畢。

藏種之器，則有若籩，若簍，器之從草者也。有若種，簞形，如甕，用貯穀種。皮之風處，不致鬱滯，器之從竹者也。有若谷盅，編竹作圍，長短無定，入谷中以通氣，亦器之從竹者也。有若畚，晉王猛少貧賤，嘗鬻畚，此也。南方以蒲竹為之，北方以荊柳為之。有若稻包，種之將布，浸之以水，俟其萌，而以草束為裹，俗曰稻包，無定制也。如是，而藏種之器畢。

布種之器，則有若瓠種。……賈政看到此句，忽見李貴持帖稟說：「閔大人有緊要事來會，小的已請在書房坐下了。」賈政便叫賈蘭出去，急陪至稻香村來。

賈蘭答應走出。賈政因《農具記》看的得意，便接著又看，上寫著：籩瓠貯種，穿兩首以木簞為貫，瀉種於耕犁，隨掩覆土。深則雖暴雨不至抱捲也。有若秧馬……忽見賈蘭陪著閔侍郎從外進來。賈政放下書，連忙接下階去。閔侍郎瞧見階下列著許多農器，便笑道：「老先生真欲明農子，但恐朝廷尚賢，未必能遂家食之願耳。晚生來特報一事：今早見謝中堂，密言老先生有奉起用的恩旨，先來報信。老先生可謂受知獨深矣！」賈政笑道：「弟年已衰邁，朝廷上縱需才孔急，亦斷無再計及小弟的理。此言恐未必確。咱別管他，且請到草廬一談，消此春晝何如？」

二人說著話，進了門，便就敘禮坐下。連輝送茶喝著，閔侍郎看桌上有本書，取來一看，是《農具記》，便指著說道：「此椒峰先生所著，注疏精確，考據淵博，誠古今不多得之筆。且托胎《爾雅》，而於昌黎《畫記》外，另開畦徑。

其中最警策者，『耨』與『長鑿』二段，別有逸趣。再如『稻床』及『風車』數節，皆有玩索。至於『桔槔』一制所云『長木為箱，三面如牆，堵仰而缺，置小板數十如斗，而以木貫之如索，水間以架相承，岸橫輓軸，二寸，木製如椎者十七八。又立橫木，眾人俯之而以足踐椎，首尾旋轉如轆轤，以引水而上田。』曲繪田家風景如畫，此是何等筆墨！」賈政聽了，連聲說道：「先生可謂博考了。

此書弟尚未看完，不敢妄為評騭。「說話時，林之孝已將劉必顯二人帶出園去。

賈政要留閔侍郎小酌，閔侍郎說：「晚生尚有別事，須見甄巡制，就此別過。

明日再來道喜。「便就辭了。賈政要送，再三挽住。便叫賈蘭送出大門，上轎而去。

賈政回到屋內，便叫七十四烹壺好茶。正喝著，忽聞枝頭數聲鶯語，甚是好聽。心地灑然，十分得意。便把《農具記》接著重又看去。見其「收穫之器，如稻床、連枷等制」，惟風車一段，尤為奇古，頗覺得意。飲了數杯，又看了一遍，默然想道：「此書所記，可謂詳博。但南方田具為多，施之北地則有不合。即如瓠種一器，北方則多撒種，繼蓋以糞，再掩之以土。或有用耨耩者。瓠種之制，從所未見。北方打場，多用石岫，間有連枷，亦不時用。況現在農器已多不符。」

遂將此書置於案側。

適值王夫人著人送出飯來，數樣皆是野蔬，一盂香稻米飯。

賈政甚喜，為王夫人能體己意，不似當年肉食氣味，轉為一飽。

連輝又斟上茶，才要去接，忽傳有旨。只見林之孝忙走進來，稟道：「軍機處有密旨，速傳老爺同蘭少爺一同進朝聽旨。小的

細問來人，不知何事。」

話未說完，只見賈璉同賈蘭走來。賈璉道：「適才傳言，老爺奉旨起用，可是真嗎？」賈蘭道：「現奉軍機處傳行，著孫兒同老爺入朝聽宣，不與閔侍郎所言相同了？既經奉傳，老爺當急入朝為是。」賈政道：「我已退閒，如何有此密旨？不知連日朝中可有何事。」賈蘭道：「昨在衙門，正集議頒敕高麗，聽說河撫有折入奏，並未發抄！亦不曉得何事。」賈政道：「既知不的，我聞君命不俟。」

我雖解組，不可過遲。「便進上房換了衣裳，坐轎同賈蘭急進朝來。」

賈政一到，即有軍機處司官帶他祖孫二人，直到軍機。宣了旨，才知是黃河今歲安瀾，河臣奏到，因賈政前議行之有效，降旨褒嘉賜宴，晉職少傅，以彰懋眷，賈政謝了恩。傳賈蘭來隨侍賈政，更屬格外特恩。賈蘭亦磕了頭，跟著賈政領了宴，方才回府，闔府的人方放了心。賈政仍舊料理為農為圃器具，命劉、葉二人分職其事。